上津云客户端
看往期电子报



热点追踪

近日,2026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·电视剧(网络剧)论坛在京举行,论坛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、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,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承办,聚焦国剧产业生态开展专题研讨。眼下,长剧集精品化步伐持续加快,中短剧集、网络故事片活力迸发。技术、资本、传播环境都在变化,行业该如何守护好故事、留住好创作?

### 聚焦国剧产业生态 探索未来发展方向

# 守护好故事 留住好创作

记者 张洁



《生命树》海报



《兰香如故》海报



《伟大的长征》海报

内容路径

## 扎根时代,守住初心

2026年,是国剧精品化落地见效的一年。《太平年》《生命树》《主角》《交锋》《伟大的长征》等一批优秀作品先后与观众见面,实现市场口碑与社会价值双向丰收。这些作品印证着一个朴素道理:能够穿越流量周期、沉淀在观众记忆中的剧集,始终深深扎根时代、扎根人民。

《主角》历时八年潜心打磨,依托经典文学IP(知识产权),细腻描摹秦腔艺人的命运起伏,让非遗文化的厚重底色、普通人的执着坚守被大众看见;《生命树》扎根青海高原,将巡山护林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宏大命题,落脚在巡山队员一个个朴素抉择之中;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《伟大的长征》,历经六易其稿、三次重走长征路,依托三千多万字史料支撑,跳出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复述,着力搭建历史与当代观众的精神对话桥段。

《主角》总制片人任双有坦言,精品创作从无捷径。创作者落笔之前,先要叩问初心:究竟是要讲一个不吐不快、不得不讲的故事,还是仅仅完成一个项目的交付任务。“如果我自己都不愿看,凭什么期待观众喜欢?”在他看来,慢不是额外成本,而是精品创作的必要工序。剧本反复打磨、推倒重来,不是创作事故,而是创作常态;审美同频、稳定默契的创作团队,能够减少无效内耗,把更多心力留给内容本身;剧组不应是流水线式的施工队伍,而应是同心同向的创作共同体,让每一个岗位的从业者,都带着琢磨故事的热忱投入创作。当下观众虽习惯碎片化短视频,但并不代表失去深度观剧的耐心。观众愿意为一部长剧投入数十小时,核心标尺只有一条:这部作品是否值得。

《生命树》导演、编剧李雪,立足原创现实题材创作实践,他认为“走近人民,才能拍好人民的故事”。作为创作者,走进高原、贴近藏族同胞,不只是取景采风,也是沉浸式体察当地群众的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与生存选择。剧中巡山队长那句“这件事我不做,就没有人会去做了”,没有空洞口号,是长期扎根一线之后,从人物心底自然生长出来的信念。技术持续迭代、拍摄设备不断升级,但技术永远是服务人物、服务故事的工具。长篇电视剧的使命,是记录时代、平视普通人,把宏大主题融入家庭日常、个体命运,让观众在故事里看见他人,看见更广阔的世界。

青年演员谭松韵带来一线表演者的思考。在《兰香如故》中,她塑造的沈嘉兰,于绝境之中守住善意,隐忍而不怯懦,历经苦难而不改本心。她说,演员的价值,从来不在于一时热度、番位排名、网络话题,而在于能否塑造出立得住、留得下的角色。好角色无法速成,精品剧集容不得赶工。良性的演员生态,应当给演员留出沉下心、慢慢走近角色的空间。一部好剧,是全员托举、彼此成就的成果,编剧、导演、幕后团队与演员同向发力,人物才能拥有长久生命力。

重大题材创作,有着特殊的创作难度与专业门槛。《伟大的长征》编剧陈晋表示,长征题材已被反复书写,创新的难点不在于制造猎奇反转,而在于搭建属于当下时代的精神对话通道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,一代人有一代人对长征精神的理解。创作团队锚定两个方向:一是融思想于叙事,用细节、意象、场景承载精神内核,让红星、马灯、草鞋、铁索这些经典符号,生长出有温度的叙事;二是坚持故事讲述纪实化、历史事件故事化,严守史实底线,拒绝猎奇化、夸张化的戏剧加工,以真实的力量打动当代观众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,不靠刻意制造冲突,重在还原历史本真,挖掘宏大历史之中普通人的真情实感,让耳熟能详的历史,生出新鲜而动人的力量。

产业路径

## 分账重构,IP全链生长

当下,国剧商业生态正迎来一次新的突破。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晖认为,随着AI影视创作逐步落地,影视生产成本得到压降、制作周期缩短,创作门槛随之降低,创作者队伍持续壮大,市场内容供给量大幅提升。这些深层变化,推动行业的商业模式加速重塑。“过去十余年间,长视频行业以买断采购为主要模式,平台进行前置评估、项目买断后,再面向用户分发。”但如今,市场已经发生变化,“每个人想看完每天新上的内容几乎不可能,依靠单一爆款通吃整个市场,很难实现”。

供给扩容、用户审美多元,传统B2B(商家对商家)买断采购模式的局限已经显现,行业底层逻辑逐步向C端(个人消费者端)导向转变,分账模式是这一轮变革的核心。创作者直接对接观众,由用户投票决定内容价值,收益依托透明规则结算。爱奇艺已将分账拓展至长剧、中剧、短剧、纪录片等全品类,诞生多部高分账作品,部分项目利润率实现突破。中剧是新的发力点,成本可控、周期灵活、适配类型化创作,风险与回报更均衡;分账重构风险回报结构,轻量化试错将激活原创内容,迎来本土原创井喷。

爱奇艺、腾讯视频、优酷、芒果TV四大长视频平台共同启动“剧好看”专区,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指导下,以分账为核心,汇聚剧集、网络故事片、电影、纪录片、动画等品类,支持会员、广告、单片付费等多元分账模式,统一入口、规则透明、公平分发,让优质的中小体量内容获得稳定曝光与收益,这标志着分账从单点探索升级为平台级基础设施。

IP开发生态,正在告别简单翻拍改编的老路。郭靖宇以《唐朝诡事录》《灵魂摆渡》等IP为例,分享长线IP开发思路。好IP的本源始终是好故事,IP开发不等于翻拍成熟网文,而是深耕原创世界观,推动长剧、短剧、文旅、衍生品、线下活动矩阵化开发,打通跨媒介边界,让IP持续生长。同一个世界观之下,可以衍生不同体裁、不同时长的故事,延续IP生命力。IP开发的终极价值,是反哺内容创作,用多元开发收益,为后续故事创作积蓄动能。

海外传播方面,浩瀚娱乐总裁、《逐玉》出品人刘韬表示,《逐玉》等作品持续刷新海外传播纪录,成为华语剧出海标杆。这部古装剧的成功,不在于刻意迎合海外审美,而是抓住守护、公平、尊严等人类共通的情感内核,守住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底色。国剧出海,已经从单一版权售卖,转向创作前置共创、本土化适配、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完整生态体系。海外采购方的介入,已经从采购成品提前至剧本阶段参与研判,意味着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,正在从偶然出现爆款,成长为可持续的产业能力体系。

IP跨界联动,为国剧开辟新的价值空间。《太平年》播出后,杭州钱王祠客流显著上涨,定胜糕等特色产品热度走高。产业链条还在持续延伸:围绕《生命树》青海取景地打造主题文旅线路;IP资源对接便民服务、公益宣传板块;剧集原声作品延伸开发现场演出、音频传播、文旅配乐等产品。

“剧好看、剧好听、剧好吃、剧好学、剧好物、剧好游”,六个方向串联起清晰逻辑:把一次性的流量注意力,转化为可持续反复消费的情感资产。从剧集到文旅、音乐、购物、研学等,这套生态闭环的核心,是把IP从一次性视听产品,升级为长效情感资产。观众消费的不只是商品、门票,更是故事带来的情感共鸣。

技术路径

## 重塑创作流程,拓展创作边界

商业模式、IP开发、海外传播的迭代之外,AIGC(人工智能生成内容)正在从生产底层重塑国剧的创作方式。正午阳光董事长侯鸿亮表示,新技术不是单纯用来降低成本,而是打开过去难以实现的创作边界;创作需要稳定预期,市场需要清晰可预期的规则;流量回答“多少人看”,作品回答“能够留下什么”。

“我一直有一个遗憾,有些故事在文学上成立,但是受到场景、成本和制作条件的限制,到了拍摄阶段只能缩小、简化,甚至放弃。”他举例,搁置十年的项目《重庆号》,依托虚拟制作与AI混制,终于具备开机条件。他表示,技术带来的改变,是试错门槛的下移。他结合近期关注的电影项目举例:该片导演借助AI完成了一段20分钟的预演内容,依托这份预演,主创得以研判项目是否继续推进、剧本该如何调整,以及影片整体风格是否成立。“过去这些问题往往要等投入更多时间和成本以后才能看清,现在AI可以把原来存在于文字和想象中的影片提前呈现出来,它不是替我们判断,而是让我们把判断发生得更早,让判断的依据更加具体。”

《后西游记》总导演李东珅,以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AI长剧的工业化实践,带来对AIGC的全新思考。从纪录片创作转向AI剧集创作,他表示:“AIGC不只是生产工具,而是可以协同创作的合作伙伴。”传统影视工业建立在摄影机记录现实的逻辑之上,而AIGC底层是图生视频,创作者需要切换为“单帧思考”模式,依靠构图、色彩、世界观设定搭建叙事,由模型完成帧间动态生成。

他表示,AI能够降低场景、特效制作门槛,让过去受预算、拍摄条件限制难以落地的故事具备开拍可能。但AI无法替代两样核心要素:人类独有的想象力,以及在海量生成素材之中作出审美取舍的判断力。他同时抛出留给行业的思考题:AI时代,项目决策流程、播出机制、从业者职业发展路径,都需要重新适配。

腾讯视频金瑜表示,AI混制的核心价值之一是拓展创作边界,把过去难以实现的重工业奇观变成现实,同时重构筹备流程,拉长前期资产测试、视觉预演周期,压缩现场拍摄不确定性,以确定性对冲拍摄风险。

柠萌影视陈抒泽提出,技术浪潮之下,行业要分清“奇观资产”与“情感资产”。数字资产可以反复用、迭代升级,但能够长久留存的,是角色和观众建立起的情感联结。AIGC降低建模、视觉生产门槛,反而更鼓励原创、独特的审美表达;同质化风险,最终要依靠创作者的审美判断力去抵御。

鼎盛佳和智能制作部总监、视效导演张卓结合一线实操分享了自己的观察,他认为当下不少人“把AI想得太神奇了”。在他眼中,AI的高效并非没有边界,看似一键生成的背后,产出内容能否适配创作需求,仍要经过主创多轮研讨,融入审美层面的权衡。他提出,AI的应用反而拉长了前期筹备周期,“从原先的两三个月延长到6个月、8个月甚至一年”,以此产出多版视觉预演方案。依托AI生成素材敲定拍摄方案,本质上降低的是沟通成本,进一步提升沟通与拍摄效能,而“创作最后回到的原点还是人”。

面向新一年,国剧创作仍有广阔的开拓空间。现实题材将持续扎根烟火人间,重大题材持续打磨思想深度,传统文化题材不断探索现代表达,新技术也将持续融入创作流程。行业将继续在守正的基础上拓宽叙事边界,兼顾本土审美与国际传播,让更多兼具思想力量、艺术质感的故事破土而出。

非遗新传

# 苗爽:中幡进校园 青春续活力

记者 徐雪霏


苗爽(左二)表演宫前中幡。

8米多高的幡杆立在训练馆中央,幡旗随着学生们的动作猎猎翻飞,一顶、一托、一转身,中幡在年轻人的额头、肩头和掌心稳稳起落——这是天津师范大学中幡训练时的一幕。鲜为人知的是,这项名为“宫前中幡”的传统民俗技艺,数年前还面临即将失传的困境。2017年,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与南开区文化馆合作建立传习基地,将宫前中幡引入校园。彼时,宫前中幡年龄最小的传承人也已年过半百,能够完整表演者不足五人。如今,天津师范大学宫前中幡传习队伍成员30余人,其中女大学生7名。这支队伍先后荣获第十一届、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二等奖。

从濒临失传到青年接续,这门技艺何以在大学校园里重获生机?天津师范大学体育教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、宫前中幡青年传习人苗爽,向记者讲述了她是如何被宫前中幡吸引,并一步步成为非遗传承人的经历。


苗爽

### 因为坚持所以热爱

**记者:**宫前中幡当年是怎么被引入到天津师范大学的?

**苗爽:**宫前中幡这项天津独有的民俗非遗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,但是随着时代的更替,学习这项非遗技艺的人越来越少,只剩下几位传承人默默坚守,在南开区文化馆传习。学校发现它的时候,情况已经很难了——最小的传承人已经五十多岁,能上台表演的不到五人,基本上就是后继无人。

面对民俗非遗几近失传的困境,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决定与南开区文化馆合作,将体育专业特点与传统非遗技艺特色相结合,发挥双方优势,让宫前中幡重新焕发生机。2017年,学校成立学生民间艺术团,将宫前中幡引入校园。2021年,天津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我校建立“天津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”,重点培育中幡项目。2023年5月,经南开区文化馆认定,我校共有19名高校传习人。这些年,宫前中幡在天津师范大学慢慢生根发芽,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青年学生体验、学习、传承,已经成为我们学校的代表性项目了。

**记者:**你是如何接触到宫前中幡的呢?

**苗爽:**2021年,我考入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,在来天津上学之前,我完全不知道宫前中幡是什么。入学不久,学校举办了一场中秋迎新晚会,宫前中幡是其中一个节目。师哥师姐们在台上表演,老师在旁边介绍,说这是刚引进校园的非遗项目,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学,尤其是女孩子加入宫前中幡传习队伍。

当时的画面我到现在都记得,幡在师哥师姐的手里就像有了生命一样,随着他们的动作上下飞舞,太惊艳了。那么高的幡,看着就很重,女孩子练起来一定非常不容易,可是当师姐向我们讲述她练习中幡的经历时,脸上不经意间流露出得意的表情,我能感受到她对传承这项珍贵非遗项目的自豪感,以及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。我当时就在想,如果我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该多好。

**记者:**真正练起宫前中幡后,和你想象的一样吗?

**苗爽:**完全不一样。真正上手才懂什么叫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。女孩子力量上比男生吃亏,幡本身又高又沉,很多动作男生做起来都很吃力,女生更要付出加倍的努力。说实话,起初我也曾想过放弃。因为练习中幡是很枯燥的,前两三个月基本只练基本功。热身完就是练习定点:用头顶、用下巴顶、用肩顶、用手肘顶、用手掌托,要把幡稳稳顶住,站在一个一米的圆圈里不能动,保持二十秒左右。基本功不扎实,后面的高难度动作想都别想。

我们现在用的是改良后的幡,重量在20斤左右,但我大一刚来的时候,幡比现在沉得多,能有40斤。40斤的幡,要用身体顶住,心里真是有点发怵。可是师哥师姐都特别有耐心,寸步不离地在我们的身边进行保护,把动作的技巧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,慢慢我内心的恐惧就消退了。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对幡进行改造:去皮、去重,重心往下调,打蜡上油防裂,绑上藤条,一是好看,二是耐用;工艺上把竹竿掏空再晾干,都是纯手工制作的。

**记者:**对你来说,练习宫前中幡最难的是什么?

**苗爽:**对我来说是磨合和坚持。中幡有很多技巧性的动作,不仅需要足够的力量,还要具备平衡感,想要做到“稳”,就得跟这根幡长时间待在一起,才摸得到它的脾气。我练习了差不多两年,才能做到比较稳定的状态。我们队里的女孩都很要强,是跟男生比着练的,慢慢反而形成一种良性竞争——男生一看女孩练得更好,他们也更有劲头了,觉得我不能差。队里氛围一直挺好,也让我慢慢融入进去,开始爱上了宫前中幡。

其实无论传承哪一项非遗,坚持都是要面对的一大课题。但时间久了,你会发现这东西挺神奇的。都说“因为热爱,所以坚持”,可对我们来说,其实是反过来——“因为坚持,所以热爱”。刚开始只是感兴趣而走进来,可是磨得久了,才发觉恰恰是这份坚守让你越来越爱它。

我还记得大二那年,是我第一次和中幡团队一起参加大型展演。为了那次演出,我们暑假一直在集训,而我最重要的任务,就是要突破一个动作叫“钻辘毛”——把幡背在身后做一个前滚翻。我每天都在反复练习,可是无论我怎么做,就是成功不了。师哥师姐们就给我录像,慢动作一遍一遍回放,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,一起帮我想办法。我自己也铆着一股劲儿,就想把这个动作完成。没想到到了正式演出那天,我真的在台上把这个动作完成了。那一刻我特别激动,觉得这个过程太不容易,是队友们不断的鼓励和自己长久的坚持换来的结果。从那以后,我就更确定要留在这支队伍里。

### 让这根幡重新有人举

**记者:**宫前中幡进入校园后,都改变了什么?

**苗爽:**从2017年到现在,给我最大的感受真的是从无到有。我刚加入时它才刚“兴”起来,之后我们一直往深里挖,也一直在创新。老师们带着我们写项目书、做申报,2022年,宫前中幡正式被列入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这不仅是对宫前中幡的认可,也极大鼓舞了我们继续传承下去的决心。

表演上,我们在传统技巧动作的基础上,融合了武术、健美操、舞蹈等元素,创编了“千帆竞发”等作品,增加了节目的观赏性和艺术性。动作上,我们也不断探索,老师鼓励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,设计新的动作,如果创新成功,还可以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动作。我练过排球,我的特点就是手大、手指有劲,所以我创编了自己的动作,叫“旱地拔葱”。还有“钻辘毛”,我同届一个男生能连着做三个,如今已经有一名24级的学生学会该动作,并在今年9月举办的天津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进行了展示。体操专项的同学拿幡做侧手翻,起名叫“大风车”。还有一个2026届的女孩,足球专项,脚上的活细,她把幡放在脚上踢起来、落到脚后跟,再弹到头上,起名叫“弹腿扬幡”。师弟们现在还在练这个动作,还没学会。

**记者:**学生总要毕业,传承的队伍怎么接上?

**苗爽:**大学生队伍和民间社团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。我们没法一直练下去,毕业了要离开学校,各奔东西。每年都有新人来、老人走。好处是一直在流动,弊端是要一直培养新人。但走了的人不意味着就和宫前中幡断了联系,他们也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传承。2024届有个师姐去了武清区南湖小学当体育老师,她把宫前中幡引进了学校。小学的孩子举不动那么高的幡,她就把幡改成两米、四米,带着孩子们练,有时也出去比赛。所以,即使我们队伍的成员一直在变化,但在我看来,其实这份力量是在一点点积蓄着,从一个点变成了一个面,只要我们心中坚守着传承的使命,无论在哪里,都会把宫前中幡一直传下去。

**记者:**现在招新难吗?怎么把一个人从“来看看”变成“留下来”?

**苗爽:**每年招新,我们都会拿一整套作品展演给新生们看,他们第一反应就是“厉害”“壮观”。很多人想的是:我要是能练会,我也太厉害了;能让家里人看见我在大学里传承非遗,那我也太厉害了。都是觉得感兴趣,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入进来。而真正留下来,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发现了自己所擅长的东西。比如完成了一个很难的、原本以为无法做到的动作,那种自豪感特别真实——“原来我也可以”。那份由衷的文化自信、文化认同感,是这么一点点长出来的。

**记者:**成为非遗传习人后,你自己对“非遗”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吗?

**苗爽:**加入之前我对非遗没有什么具体了解,最多是参观时听人介绍一句“这是非遗”,没有想过要去了解一个非遗项目的起源、历史、文脉。刚开始我对宫前中幡的想法,也就是想着怎么把它练好而已。但随着跟它相处的时间越长,感情越深,我开始好奇:它究竟是怎么来的,凭什么能留到今天?我想弄明白,也想把这些故事讲给那些还不了解它的人听,所以我现在会沉下心去做一些非遗文化上的功课。

**记者:**除了参加比赛,为了让宫前中幡“被看见”,你们还做了哪些工作?

**苗爽:**我们会组织研学活动,邀请小学生、留学生以及支教团的老师来,向他们介绍学生民间艺术团的传统体育项目,做展演、放视频、讲历史,再让他们亲自体验,全面感受非遗的魅力。我们还做过宫前中幡系列文创,例如笔筒、冰箱贴、钥匙扣,学生们都特别喜欢。我们还制作了一些短片,去讲述宫前中幡的发展脉络及传承价值,让更多人知道、认识、喜欢宫前中幡,也让它变得越来越具体。

**记者:**你对宫前中幡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?

**苗爽:**目前宫前中幡的影响范围基本还在京津冀地区,我希望它可以走出去,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。一项濒临失传的非遗项目,正在以全新的姿态回到时代的舞台上。我们社团现有成员30多人,从2017年到现在,历届参与练习中幡的队员加在一起大概有将近100人。这条路不是靠一纸文件铺出来的,是一届届学生用肩膀、额头和手掌顶出来的。非遗需要的从来不只是被“保护”,它需要有人真的把它举起来。8米幡立起的那一刻,我们这群年轻人愿意用自己的力量托举着它,越来越高。